



加拿大文学之父
原版原插图再现

苹果枝头的月亮

[加] 查尔斯·罗伯茨 著
稻草人童书馆 译
南来寒 主编

The title is framed by elegant, flowing black lines that swirl around the text. Several small, stylized crescent moons are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design, some appearing to be part of the swirls.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whimsical and dreamlike.

苹果枝头的月亮

[加] 查尔斯·罗伯茨 著

稻草人童书馆 译

南来寒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苹果枝头的月亮 / (加) 罗伯茨著; 稻草人童书馆译;
南来寒主编. —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304-07300-8

I. ①苹… II. ①罗… ②稻… ③南… III. ①儿童文
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5022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苹果枝头的月亮

PINGGUO ZHITOU DE YUELIANG

[加] 查尔斯·罗伯茨 著

稻草人童书馆 译

南来寒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 营销中心 010-66490011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45号 邮编: 100039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统筹策划: 周 朋

策划编辑: 王海东

责任编辑: 冯 欢

版式设计: 徐小如

责任印制: 赵连生

印刷: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本: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148mm × 210mm

印张: 8

字数: 143千字

书号: ISBN 978-7-304-07300-8

定价: 18.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内容简介

在沙场上浴血奋战两年后，故事主人公保罗·格兰德休假回到格朗普雷，为了心上人伊芳，他愿意回到这片已经和他没有联系的土地。然而，时隔两年，美丽的伊芳已经和一位英国绅士安德森订婚。在保罗想要重新赢回伊芳的心时，一场血色阴谋正悄悄地笼罩在这片土地上……

黑衣神父等为英国政府卖命的人想要攻陷这片土地，保罗拼尽全力救下伊芳的未婚夫，负伤养病几个月后却被当作叛徒。与此同时，伊芳也因为保罗的下落不明而迟迟不肯履行与安德森的婚约。当格朗普雷最终落入英国人的统领，保罗被遣送流放时，伊芳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心，她勇敢地追随着保罗的脚步，与保罗一起救出被迫与家人分离的流放者。

故事的最后，他们到达新的殖民地，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把苹果枝头下吟诵的诗篇继续写下去……

目录



第一章 保罗·格兰德重归故里——格朗普雷 / 1

第二章 格鲁尔的警告 /9

第三章 护身符 /13

第四章 哈伯特 /19

第五章 黑衣神父的妥协 /25

第六章 一个新英格兰人 /29

第七章 守护 /35

第八章 苹果枝头的月亮 /41

第九章 黄粱美梦 /49

第十章 格朗普雷的晨曦 /55

第十一章 法法德神父 /64

第十二章 渡口的弗汉 /73

第十三章 情感战胜理智 /78

第十四章 爱屋及乌 /83

第十五章 甘之如饴 /87

第十六章 一诺千金 /93

第十七章 回忆像个孩子 /97

第十八章 夏日小憩 /104

第十九章 垂死挣扎 /113

第二十章 救星格鲁尔 /119

第二十一章 博塞沦陷 /125

第二十二章 格鲁尔的故事 /131

第二十三章 盖斯皮鲁河下游的浅滩 /136

第二十四章 爱我就离开我 /143

第二十五章 在盖斯皮鲁山脊上 /151

第二十六章 小教堂监狱 /156

第二十七章 沉寂的日子，破灭的梦想 /164

第二十八章 流放的船只 /171

第二十九章 荒芜，废墟 /178

第三十章 女人的特权 /187

第三十一章 少女伊芳的愿望和老婆婆皮切的智慧 /196

第三十二章 希望的曙光 /204

第三十三章 女王的神权 /210

第三十四章 至高无上的心灵感应 /217

第三十五章 船舱里的优待 /222

第三十六章 以柔克刚 /228

第三十七章 寒冬里炽热的心 /237

第三十八章 长久的幸福，简单的说明 /242

第一章

保罗·格兰德重归故里——格朗普雷

“久违了，美丽的阿卡迪亚。”这句话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回荡，因为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想不出别的话语。我意识到这是一首歌的开头，只要能朗朗上口，就会像圣劳伦斯河的旅人们唱起《在清泉边》那样，深深地印刻在我们阿卡迪亚人民的心中，在每家每户传唱。然而，我终于认识到，在我心中澎湃的诗情画意，竟是近乎苍白的语言所根本不能表达的。有一天，当我终于能识得其庐山真面目时，我把它变成了文字。当我最终创作完这首诗时，你或许可以评判一下，它是否算得上妙笔生花。其实，我们阿卡迪亚人创作的诗句并不多，让我感到骄傲的是，作为一名到处征战的军人，今天身在格朗普雷，明天又到了麦基诺岛或那切兹，我居然不是这门如此高雅又艰深的艺术的门外汉。所以，心中万语千言，化作一句“久违了，美丽的阿卡迪亚”。足够了。

我从皮茨克的小路徒步而来，穿过盖斯皮鲁河的狭窄段，来到山顶的悬崖上俯瞰格朗普雷的整座村庄。

在我浪迹天涯的岁月里，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令人心旷神怡

怡的美景。五条河流的溪谷在我面前展开，格朗普雷，这座阿卡迪亚人民赖以生存的村落，正安静地躺在我脚下开满苹果花的树丛间。一条长长的街道，满眼望去全是每家每户的人字形屋顶和宽宽的屋檐，一条狭窄的支路从我左边的山坡蜿蜒而下。从这个角度，能看到村子里教堂的尖顶在夕阳的余晖中闪着金光。满眼盛开的苹果花，已是阿卡迪亚的春天了。

在村庄和漆黑的码头上方，我的视线在被微风拂过的绿色沼泽和环绕在沼泽周围被草皮覆盖的护城河堤之间来回游走。越过堤坝，木城墙的两边，数千米的沼泽地绵延开去。米纳斯河正在退潮。夕阳如火，放射出灼热的光芒，那些裸露的河段在夕阳下闪着微光，就像小号的嘟嘟声，打破了五河流域的宁静。

越过沼泽地，远远望去，米纳斯河那波光粼粼的河水正缓缓地流过。然而，我却知道河里那些不眠不休的漩涡是如何在布洛米顿冷冰冰的河床上旋转、沸腾的。这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情形，使我即使面对如此深远的安详静谧时，也仿佛能听到涌动的潮水在鹅卵石上不以为然的喧闹声。

尽管距离上次见到格朗普雷的美景已有两年之久，我也并没有迫不及待地冲下山坡。心中忽然莫名地一沉，扪心自问，我还有什么资格把格朗普雷称作“家乡”？这是个从未有过的念头，坐在冬天伐下的宽大的桦树桩上，我要仔细地想一想。

在去魁北克上学之前，我只在阿卡迪亚村度过了生命中的

一小部分时光——我的童年。

后来我只短暂地回去过几次，这几次转瞬即逝的甜蜜回忆就像沙漠里的甘霖，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亲，最慈爱最勇敢的父亲，被葬在北方珀里磅卡河的洼地里，没有墓志铭。我的两个舅舅——强尼·德·麦尔和希埃尔·德·布里埃，正在俄亥俄西部的荒地上为法兰西而战。其中一个舅舅的儿子，我的一个表兄——不善言辞但为人真诚的马克，也正与他的父亲一起并肩作战。我总是充满温情地想起这对父子。父亲对新法兰西共和国的胜利充满信心。儿子虽然不知道为何而战，却因为父亲的执着而紧跟父亲的脚步。我多么希望当他们荣归故里时，能用他们勇敢的双手与我紧握。我想到了他们的来自新英格兰的漂亮妻子，她们被留在魁北克，比戈的求爱使她们堕落，清白被蒙羞。我在格朗普雷没有一个亲人，除了躺在教堂墓地一座墓穴里的我亲爱的母亲，她依然是少女般的模样，双眼满含笑意，而我也依然是那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是的，没有亲人来迎接我重归故里，我也无家可归。但我知道，朋友，忠实的朋友们会来欢迎我。法法德神父——坚定的慈祥的年迈的神父，毫无疑问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还有德·拉穆希一家。

是的，德·拉穆希一家。想到这儿，我不由得托着腮帮子笑起来。我知道，有诗为证，我仍是个战士，而绝不是一个多

愁善感、时不时以折磨自己为乐的诗人，但我总能在付诸行动前面对现实。我承认当我唱起“重回美丽的阿卡迪亚故乡”时，我在想念德·拉穆希家欢乐的农场，以及农场里令人愉悦的点点滴滴。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个个子高高、背有点儿驼、眼神犀利、神态威严的吉尔·德·拉穆希——一个破产绅士，历经生活的风风雨雨，因为一次过失被免去了很高的职位，不得不在阿卡迪亚的农场里隐居下来。我也想念他的妻子德·拉穆希夫人，一个干瘦的小妇人。据村民说她已经一无所有，但也曾是个令人惊艳的可人儿。对我来说，她可是个极其有趣的女人，依然风韵犹存。

我对这两位好人表现出的关心远大于他们偶尔对我的友好。当我俯瞰他们那片位于村边的大苹果园时，我意识到他们有一件事是绝对最值得引以为傲的——他们的女儿伊芳。

很多时候我都很疑惑，表兄马克怎么会在这个世上有伊芳·德·拉穆希存在的情况下还对他的清教徒莉莉情有独钟。我最后两次回到格朗普雷时见过伊芳。其实我没见过她多少次，也没怎么跟她单独相处过，我们之间更不曾谈情说爱过。事实上，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爱她。我总是为她的美丽和机智所倾倒，但是除了一些类似爱情的小小恭维和不自觉的献殷勤以外，

我对她没有任何表示。后来，更让我惊讶的是，就因为这一点，女人们发现我对她们似乎有点儿滥情。我觉得我是沉醉于心中尚未自知的伟大爱情中，正如信徒对他的圣人所表达的如此纯洁的崇敬一样。我也认为我的意识是被圣劳伦斯河上特罗匹斯托的某个女孩控制住了，如果可以相信我的虚荣心，那个女孩爱我，而对那个女孩而言，凭良心说，我曾做过某种表白。其实，我并不在意那个女孩，也从未对这件事认真，只是轻浮的逢场作戏罢了。然而当伊芳·德·拉穆希的双眼注视着我时，我不再感到这仅仅是逢场作戏。

不久之后，在我去西边湖泊地区的路上，又经过特罗匹斯托时，得知那个女孩已经嫁给了魁北克一个富有的商人。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我这才意识到，这样的爱的枷锁是多么折磨人。从那个时刻我就知道，尽管开始只是朦朦胧胧的感觉，如果在这个世上有我梦寐以求的爱情在等着我，那么这种爱应该炽热、坚贞得只能在梦中拥有，这样的爱不应该只是一种消遣，而应是一种信念；不应只是过眼云烟，而应该天长地久。这样的爱，正在格朗普雷等着我。

这几年来，在我的脑海中一直保存着我挚爱的两幅画面。奇怪的是，它们并没有随着岁月的磨砺变得模糊，反而在我柏拉图式的爱情中愈来愈清晰、愈来愈生动。

两幅画面的其中之一是：一天清晨，我看见她站在果园里，

用纤细的指尖不断地拨弄着一朵刚刚盛开的苹果花花蕊。我望着她，什么也没有说。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她是真的只专注于那朵苹果花呢，还是对她的爱慕者的木讷、不解风情感到迷惑不解。但是至少，她应该是假装自己只关心那朵花蕊。她的大眼睛垂下来，长长的睫毛几乎要拂到带点儿婴儿肥的脸颊上。她真性感！宽宽的额头、笔挺的鼻子、饱满紧致的下巴，都为她高贵甜美的容貌锦上添花，叫人怎能不爱慕！在耳朵以下足够的宽度形成的优雅脸型使我觉得这个女孩会是一个强壮男人的伴侣。但她柔美的嘴型，一对深深的酒窝满含笑意和柔情，使她尽显女性的温柔，似乎跟她高贵脱俗的形象不太协调。她的一头秀发非常浓密，是那种略带紫色的古铜色，接近黑色，随意地盖过耳朵。尽管她也喜欢格朗普雷的女孩们的打扮，但她头上戴的不是阿卡迪亚的亚麻帽子，而是裹着一条用上乘的西班牙黑纱做的头巾，这几乎成了她的标志。她的紧身上衣是手工亚麻织物，粗糙但被漂成了乳白色；而她的裙子，也是同样的质地，比阿卡迪亚流行的长度短，所以我能看到她纤细的脚踝和过分小巧优美的双足，它们总是令男人的心狂跳不止。

另一个在我记忆中珍藏的画面跟这个不同，甚至更迷人：就在我离开她父亲的房子，在门口时，她对我投来的目光。她的一双明眸炯炯有神，突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一瞬间，其他

的一切都无法映入我的眼帘，我只看到她那双迷人的眼睛。事实上，只要那双深邃清澈、充满灵气的大眼睛一看着你，就根本无法看清她其他美丽的五官，因而我猜没什么人能说得清她眼睛的颜色。很多人以为是黑色的，也有人肯定地说是褐色的，甚至还有人断言那是冷冰冰的深灰色，这让她很生气。而我个人的看法，它们是那种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深邃的淡绿褐色，有时会放射出琥珀般的光芒，有时又会蒙上一层深不可测的神秘的紫色。

现在的我坐在山顶，望着山下的村庄，疑惑着伊芳是否会来迎接我。在我的印象中，但凡她对我表示过些许的好感，也是怀着少女的矜持。她似乎一直都在期待着聆听我的冒险经历，甚至是我创作的诗。想到这里，我如梦初醒，心里生出些微弱的希望，记忆中她看我的最后那个令人难忘的眼神也许隐藏着比伊芳那颗少女的心所愿意承认的更多的暖意。

这个想法令我欣喜若狂，瞬间陶醉，我一跃而起，大踏步地径直朝村里走去。经过德·拉穆希家的果园时，我瞥见果树间一条白色长裙的裙裾正在风中飘扬。我的呼吸马上急促起来，为了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我停了下来，视线越过沼泽和潮水，寻找布洛米顿的方向。于是我第一次观察到从海角后面升起的一大团乌云，乌云墨黑，来势汹汹，翻滚着、沸腾着，飞速前进。乌云投下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沼泽和潮水，正迅速地悄悄地向村

子逼近。正在这时，从我身后山顶的枫树林边传来响亮的洪钟般的声音：

“唉，唉，美丽的阿卡迪亚，你的灾难就要降临了！”

第二章 格鲁尔的警告

“这十年，”我生气地对自己大声说（因为我不想自己的梦想就这样无情地破灭），“格鲁尔总是这样预言着灾难就要来临，而我丝毫看不出来他这么做的目的。”

我转过身背对着山谷，看着那个身影慢慢地靠近。正是那个过去的十年间，所有阿卡迪亚人都认识的狡猾而又神秘的疯子——格鲁尔。没有人知道格鲁尔是真名还是他自己取的假名，也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以及为什么要留在阿卡迪亚如此乐此不疲地预言灾难就要降临到我们美丽的家园。没有人能很肯定地猜出他发疯的原因，而他是怎么预言的似乎就隐藏在他发疯的原因里。至少，对这样十足的疯子的不理解是很常见的。但是人们或多或少地怀疑，认为黑衣神父硬骨头——拉·盖姆，同时又是比戈的爪牙，人见人怕的大魔头，对格鲁尔疯狂的了解远远超过村民们所能想象的。有小道消息说，拉·盖姆表面上不怕任何人，但他却惧怕格鲁尔。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何时，如果黑衣神父的计划失败的话，格鲁尔就必然插手了这件事。

现在，我看着他从枫树林走来，样子跟多年前一模一样。无论春夏秋冬如何更替，罩在他强壮的身体上的始终是那件相